

做空

A TENURED
PROFESSOR

[美] 加尔布雷斯/著
陈红 李森/译

做空

A TENURED
PROFESSOR

[美] 加尔布雷思/著
陈红、李杰/译

中 信 出 版 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做空 / (美) 加尔布雷斯著; 陈红, 李奈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1

书名原文: A Tenured Professor

ISBN 978-7-5086-2560-7

I. 做… II. ①加… ②陈… ③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7915号

A Tenured Professor b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Copyright © 1990 b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ublishing by arrangement with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做空

ZUOKONG

著 者: [美]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译 者: 陈 红 李 奈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22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7035

书 号: ISBN 978-7-5086-2560-7 / I · 183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声明

本书提到的人中只有一个人曾在哈佛大学任教或者说确有其人。我曾赋予麦克里芒教授某种学术倾向和态度，这些年来，我也力图在自己身上避免这种倾向和态度。

书中关于哈佛教师俱乐部的描述是依照故事发生的年代写的，后来这个俱乐部的功能被进一步优化了。

在本书付梓之际，美国总统和国会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改革，简称PACs。无论其结果如何，这里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译者序

作为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教授一生著述良多，以经济学专著为主。他还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先后出任过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等多种政府公职，担任过几届美国总统或总统候选人的顾问，还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

这样一个人在80多岁时竟然写了这么一本小说，不能不令人讶异。

作者把故事背景放在自己工作和学习过的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几所名校的景色和文化风情，读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他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哈佛大学一些经济学教授的形象和院系领导的形象，描述了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师与院系领导之间的关系，其中既有知人善任、提携后生的老教授，也有尖酸刻薄、个性另类的人物。虽然作者特别声明书中人物“只有一个人曾在哈佛大学任教或者说确有其人”，但却更像“此地无银”的暗示，不仅在哈佛大学，每所大学都有类似的人和事。

书中描述了马文从学生成长为教授，然后用知识获得财富，

继而做出了影响金融市场和社会政治的事情，给自己带来名望的同时，也惹上了不少麻烦。

书中的主人翁——经济学教授马文，在论文研究中发现了一些独到的价格规律，在确信人性中贪婪的一面和多数人的从众心理之后，运用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创建了针对股市的“非理性预期模型”，对股市走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并投资赚了一大笔钱。他运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和洞察人性的思考能力所获得的财富进行了一些政治参与和尝试，诸如捐赠以和平为荣耀的军校和平教授职位，成立政治清廉委员会，给得到政治献金的立法委员的竞争对手以同等资金来促进公平竞选等，映射出他崇尚道德和公平的侠肝义胆。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作者加尔布雷斯丰富的从政经历，故事的字里行间是否包含了作者本人理想化的政治抱负就不得而知了。

读完本书，不得不佩服加尔布雷斯深入浅出地把政治经济学的典故贯穿全书，书中出现的人物不过10个左右，而史上政治、经济及其他各界的人物却达120多位，诸如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等历史掌故、史上经济学泰斗及金融大亨的风云际会，如行云流水般一一提及。

作者本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对经济社会中的政治背景和人为影响有深入的洞察和了解，书中着墨不多却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些证券公司和个别政府雇员的逐利行为，以及在自身利益遭到挑战的时候所采取的控制和保护手段。他对20世纪8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股市的分析和判断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市场经

济的问题所在。按照维基百科的介绍，本书是他所写的三部小说中最为人称道的一部。

历史总是不断地重演，当今世界股市、汇市、房市、金市的大幅震荡，哪一次不是受政治、经济的影响？机构和大户操盘，散户跟风，波动中总有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存在。读过此书，掩卷遐思自己和周边亲友的投资行为和投资心态，无疑会有所启迪。不经意间你就会发现，政治经济学原来不是那么深奥，它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这位睿智的加尔布雷斯教授，在经济学同行多忙于创建自己的高深理论的时候，他却剑走偏锋，用小说达到启迪大众的目的。他在经济学界的建树、地位，在名校殿堂的人才培养，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想，更让他引以为豪的是在广大民众之中成功传播通俗易懂的经济学知识。他不理会同行对手奚落他流于通俗，笑看学界友人惋惜他没能获得诺贝尔奖。

作者的文笔独具特色，诙谐尖刻，句式繁复，充满了思辨和批判精神，有人称此为“加尔布雷斯式文体”。贯穿全书的是酣畅淋漓的文采和辛辣讽刺的幽默，对译者来说，要兼顾传情达意和保持句式特点确实是个挑战，同时细嚼其文字也令人很惬意。相信读者也会有同感。

译文中若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雅正。

清华大学副教授 陈红

2010年5月于北京

目录

声明 …V

译者序 …VII

01 长桌上的经济学话题 …1

02 神秘模型首度被媒体披露…14

03 颠覆性计划的种子悄悄萌芽…23

04 金融世界的罪与罚…35

05 经济学领域成绩斐然…46

06 得克萨斯州不断膨胀的经济泡沫…57

07 终身教授与股市大鳄的双重身份…68

08 “黑色星期一”终于到来了…78

09 “财富的积极力量”系列计划…88

10 贴上“管理层性别比例”标签…97

11 哈佛大学的“救世主” …106

- 12 捐款设立“和平教授”席位…117
- 13 政治清廉委员会 Vs. 政治行动委员会…131
- 14 初次接受听证会的问讯…142
- 15 斥资收购专电公司…153
- 16 飓风般的灾难正在酝酿中…163
- 17 疾风骤雨过后的平静回归…173
- 鸣谢…185

哈佛园曾是哈佛大学及各学院的中心，面积有20英亩多一点，还有围墙围着。现在这个地方只有图书馆、几间教室、雄伟的办公楼、新生宿舍、一座教堂和一大片用来举办年度学位授予典礼的草坪。那些主修医学、公共卫生、牙科、商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及其他一些理科专业的学生看见它的机会极少，或者干脆无缘经过那里。不过在所有哈佛人的眼里，这个地方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纪念意义，提起哈佛园都会让人感到些许庄严的气氛。有一次约翰·肯尼迪来哈佛园演讲，当他说到他很高兴回到这个“哈佛校园”时，引起听众一片哗然——忙碌的政治家自己不常动手写演讲稿的事是公认的，但作为一个哈佛人理应用对的词却用得谬以千里，显然他预先没有浏览过他要演讲的内容。

哈佛园的一侧是昆西街，它是一条单行道，把哈佛园和艺术

博物馆、视觉艺术研究中心及一个新生餐厅隔开了。当哈佛大学住宿区首次允许女生入住时，曾有人试图改用“新学员”的说法来代替“新生”这个词，但没能成功。

从哈佛园穿过一座精雕细刻的大门，横过昆西街，对面就是教师俱乐部。不能确定这幢建筑是不是乔治王时代的风格，它类似于很多哈佛大学的建筑，它给人的印象是当初建它时没有建筑师，也没有建筑学。俱乐部的一层是一个宽敞的门厅，左边是一个小的接待台和存衣处，在它们后面就是一个照明良好的长方形大厅，人们曾经期望这个厅用做午餐后教授们的聚会场所，读读书报或聊聊天，或许能成为大学的社交集会中心。这个期望看来是落空了。

俱乐部的房间和家具毫无引人注目之处，看上去让人觉得即便在其全新的时候也不入流。可供阅读的报纸倒是有一些，不过到了午后就被翻得七零八落了，书角儿都卷了，唯一完好的是伦敦的《泰晤士报》和其他一些海外刊物，放在那里营造一种放眼世界的氛围，不过从没看见谁去读过。还有一些期刊，其中很多是赠阅杂志，不花钱就可源源不断地送来。某张桌上放着咖啡壶和咖啡杯子，用于鼓励人们午后在此休闲聊天。这一切都没起到作用。

俱乐部提供的服务社会的目标在大厅入口右边的三个餐厅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中午在这里享受两三个小时的光阴很是惬意。服务生多数是女的，偶尔出现个别男服务生，他们在餐厅内穿梭往来，送餐效率之高令人称奇。餐厅的装饰虽然普普通通，

却也不令人厌烦。很少有人驻足去注意那些高挂在墙上的大幅油画肖像，这些肖像画是早先哈佛大学博物馆收到的赠品，还没有珍贵到可挂在更高规格的展览区域的程度。这些画中的人物目前早已不为人知。

最大的一个餐厅一侧，在靠近通往另外两个餐厅的门口，有一张长桌。这里被公认为是大学的重要信息中心。一个研究古典文学的教授曾建议称它为学院的“震中”，这个动议也没被人当回事。

在三间餐厅中，围坐在那些小桌子旁的是些年轻学者，他们要么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要么是在招待那些一批又一批来大学的访客。这些访客墨守着“使运动代替思考”的学术成规，专门来剑桥进行科学或文学的学术进修，而这些进修通常只是例行公事。年纪大些的教授、一些退休教员，还有那些当天没有特定午餐同伴的人就坐到长桌旁。大家都希望在吃饭过程中可以了解到一些有趣甚至有用的信息，然而他们对此总是失望。人们日常交谈的内容往往是些个人的经历和趣闻逸事，这些故事在哈佛大学和在别处一样，基本上全是讲课的内容。过去，哈佛大学的教授从华盛顿——国务院、五角大楼、国家航空航天局或稍逊一些的中央情报局或劳工部——返回学校后，他们当初在华盛顿面对泛滥的官僚作风和立法错误所取得的公共服务方面的成就，就可以作为一个学期的课程的基本素材。他们认为学生们会对此印象深刻。

然而有时长桌上的话题会转到更有用的方面，如大学事务管理上出现的危机，某位自称为专家的学者就国际关系中出现的

一些灾难性的前兆被问及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某个政治家（如罗纳德·里根）因犯了错误而遭到极力反对，或是全体教授或教授委员会的当务之急。有段时间关于性骚扰的法规曾经是首要话题。这个被教授委员会称为“教育环境中的情爱关系”的话题，起先极其偶然地出在那些过分热情的教授、副教授或助教身上，他们用给出更高分数或威胁降低分数来实施这种被称为“性爱奖励”的诱惑。然而后来注意力被引到那些明显张狂的年轻女生身上，有人声称她们威胁老师，说如果不给她们觉得自己该得的分数就状告老师性侵犯。

往往是某位教授把自己思考的问题带到长桌上来引起其他人关注，但却很少考虑别人的兴趣或关注点。

* * *

故事还是从开头的某一天讲起。中午刚过1点钟，两位中年教授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了长桌边，其中一位高个子教授长着稀疏的发红的头发，长脸，深眼窝，看上去颇有风度。另一位教授个子矮些，脸颊边有少许赘肉，与他的同伴相比，他显得十分温厚。这时候正逢那些先前一拨来就餐的人陆续离去，其中不乏勉强承认自己业已赋闲但仍准时来就餐的退了休的教授。刚到到的两人向邻座点头致意，邻座的人也同样点头回礼。

“你好啊，特德！”有人在招呼那个高个子红发男人。

“您看上去气色不错，格里尔森教授。”另一个人说。显然，格里尔森在这个长桌上有一定地位和威望。在简短问候之后，他继续与同来俱乐部的同伴谈论他们的话题。

“这可能会是个很大的突破。”他说。

“我同意，如果进展良好，是个大的飞跃。”

“我对细节还不太清楚，但这是个新理念，他似乎正在认真地进行尝试。”

“为什么他不继续做下去并发表出来呢？”

“他还想暂时保密。这是他做事的风格，也是他太太的风格。他太太在这些事情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政治方面也很活跃。”

“噢，政治和个人生活都是人家自己的事，或者说，应该是人家自己的事。”

“是啊，当然了。”格里尔森说，“不管怎么说，他在经济学方面很了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他从伯克利弄回来的原因。我看我们是找来能人了。”

* * *

“格里尔森，你们这些经济学家最近折腾出什么啦？”

打断他们的是一个壮实的男人，他穿着毛衣，打着领结，套一件绿色哈里斯厚花呢短大衣。他那张刮得很干净的圆脸透着红润，几近白色的头发被精心梳理成中分，清晰的发际线也呈现出粉红色。乍看上去，他的相貌和蔼可亲，只有在近看时才能发现他那双小眼睛目光警觉且坚定，显露出刻薄。这个问题从他口里问出来可不足为奇。

安格斯·马克斯韦尔·麦克里芒是个心理测量学教授，将近60岁。如果早生几年，该是将近退休的年龄了。此时他正坐在长桌一端他常坐的地方，背朝来来往往的人们。麦克里芒无论

走到哪里都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套用一句著名的苏格兰老话来评价这位来自凯尔特的麦克里芒家族的教授就是：“麦克里芒坐在哪儿，哪儿就是桌子的末端。”麦克里芒的这种性格不必靠着被人了解才逐渐显现出来，正如他过去在哈佛大学念书时一样，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属于那种极不合群的另类人物。

要想维持一所大学良好的和谐状态，就要常常忽视或宽容那些教授犯的小错误，诸如判断失误、做错事情或是行为失当等。对于那些不太严重的剽窃行为，不太明显地剽窃他人观点，有意模糊知识产权的侵权界限，科研工作屈服于外面不法赞助商的操纵，一本被学者描述为具有空前影响力和效益的书只可悲地保持了一年的人气，都被人们看做不可避免的事情而被接受。这些事情会被淡忘，只有在最私密的谈话中才会被提及，而且，不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校方也会忽略不管。讽刺挖苦和互相揭丑时有发生，这会有损大学的风气，让那些拥有不同性格和成就的男男女女能够和平相处是需要良好风气的。

然而对于麦克里芒来说，宽容和审慎是绝不可能的事。多年以来没有任何事情带给他的成就感能比得上找出同事的不是，或发现校长、院长和董事会做错的事情和算错的数字。如果在教师会议上对某事达成了共识，麦克里芒总会站出来对此吹毛求疵。一旦他发现自己与多数人看法相同，他就会换到对立面进行雄辩。

只有和学生在一起时，麦克里芒才不显露出他那种自得其乐的敌意，因为他除了几个出了名的怪学生之外，没有什么学生。导致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心理测量学专业的本科生普遍比较无

知，多数教师都是这样认为的。然而麦克里芒的看法却不同。

“多年前柯索普·莱克在哈佛靠讲最简单的课而成名，从而给成千上万名学生灌输了《圣经》上的知识。我讲的课是最难的，我要保持水准，不用那些简单易懂的知识惯坏那些本科生，也给我自己留出时间处理更重要的个人事务。”

就在几年前，一份由学生编撰的、对哈佛大学教授勤业能力及其所教课程内容进行报道的指南性年刊上，登过一段关于麦克里芒的文字。没有人就此进行评价，因为没有什么人会漫无目的地去上完一整学期他的课。

麦克里芒在引起格里尔森的注意后，继续说道：“你是说很大的突破？如果是在经济学方面，它至少没有危险。不像基因工程啊，激光束啊，性激素啊，或者国际关系什么的，在那些领域我们可不想有什么大的突破。”

“没有危险，麦克里芒教授，”格里尔森教授说，口气略微变硬了些，“但我们很感兴趣，那是马文教授提出的一个很好的经济方面的预测模型。你应该知道他，我们聪明的年轻人之一。甚至你也会刮目相看的。”

他着重把语气放在“甚至你”几个字上，但是和往常一样，还是没起作用。

“你得解释解释，我以前在报纸上读到过有关经济模型的文章，这个模型有什么新意呢？”

格里尔森看了看他同来吃午餐的朋友，他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一个腌牛肉三明治。这是继马肉排之后在长桌上的主要午餐食

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困难日子里，马肉排曾是人们喜爱的食物，列在这里的菜单上也有多年了。看到他的经济学家朋友没什么反应，格里尔森轻轻叹了一口气。

“是一个可以再现或部分再现美国或世界经济状况的好模型，让你从一种实际的角度看到其如何运作，告诉你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

“你是指那些经济衰退、萧条、失业、通货膨胀或其他你们安排给我们的倒霉事？还是各行业的利润？或是股市将要发生的事？”

格里尔森教授决定尽量简化答案：“一个好模型是有预测性的，它囊括了一切。”

但还是没起作用。此时长桌上的其他人已经停止交谈转而倾听他们的对话了。只是在长桌的另一端依然有人在谈论关于改变本科课程的要求这件尚未决定的事——对必选或核心课程的开放，多数敏感的教师认为这会把教育置于严重危险的境地。正如麦克里芒很早以前就发现的，他的个性中真正令人讨厌的方面就是他总是成为人们注意力的焦点。

“你们不是已经有这些模型了吗？那个在列克星敦的怎么样？我记得也是一个哈佛教授发明的，关于什么数据资源之类的，是那个挺棒的叫埃克斯坦的人。那个模型发挥作用了吗？”

“是啊，当然发挥作用了。”格里尔森说，“还有华顿计量经济学及其他种种。”

“难道它们的可信度不高吗？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再搞一个？”